



登記號 009981

類號

類別 集部總集類

全書 函 六 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鈔序



國朝以一暇取士而舉
業家矧古文詞者什不
滿二三夫文不古則無
骨不古則無神不古則

不典而不麗故必取宗
秦漢因子長氏仲堅氏
之所著述刪其蕪集其
要最有益舉業者莫
如此書而贈矣此書

者亦不滿什之二三名以
之所品隲與夫文人之
所校閱評不一人之不一
口妍媸互存是非無
據逐一披覽恍博浩

歎奈謂評文一事正自

難言以一時丹鉛於以

悉千百年之精蘊文

章聲價盡足憑耶

古人有知能心折歟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游說之譚鋒與史官之
紀載其或陳說利害或
策畫事機或秉筆直
書或諷刺時事一披
而讀之安在其可以置

雌黃也我湖閩氏稱聖
族古文詞大半為其家
刻而曰斯諸君復取秦
漢文一訂改之批點宗
融博氏彙評集諸大

家閉戶精披閱歲而告
成事屬余弁諸首則
文仲君也余惟是諸名
公之議論及校訂之苦
心其何能諱故評不一

人而語必恭微人不一口而
言必中解所謂天下大
文章出之文人之口者
近是文章中一品題
出之為人之手者近是

召則天下無文章矣彼
夫矢口而譚著述者盡
子長仲堅之流耶百家
諸子放浪不羈成一家言
總不如先秦兩漢之典覈

也博物洽聞之徒魯既絕千
古之品無書不讀無文不
諳摠之誦秦漢之書為
文家鄒鄒也語不必盡
宗孔孟言不必盡宗六經

即伏翽上書縱橫遊說皆
萬古之龜鑑舉業之要
領自非究心此道曰此天下
大文章也聽鷄聲待曉
影送去燕於窓前迎寒

蟬於戶下烏足與譚文人

之子筆耶此編也舉業

家者別具鑒賞矣如謂

坊刻充棟若無佳本漫

塗朱墨於以為書林之美

觀也則余尚何序焉

皆

萬曆上章
澗灘之歲元
旦日故
郭臧懋循
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鈔批評姓字

一批點

楊融博

一叅評

呂東萊

樓迂齋

洪容齋

蔡虛齋

胡文定

胡致堂

李性學

陳古迂

安子順

真西山

林次崖

胡龍漚

王守溪

劉子玄

唐伯虎

唐荆川

茅鹿門

陸北川

王麟洲

胡秋宇

姜鳳阿

邵二泉

馮小海

楊升菴

董潯陽

歸震川

王鳳洲

鄒東郭

唐仲友

余同麓

顧開雍

黃貞甫

湯霍林

何氏

劉氏

仲氏

陳氏

張泰嶽

李九我

馮君卿

陳仲醇

班氏

歐陽氏

田氏

柯氏

呂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溫氏

穆氏

歐氏

閔午塘

一
裁定

閔日斯邁德

閔文仲映璧

崔氏

吳氏

凌以棟

閔子容洪德

秦漢文鈔目錄

秦

屈原卜居

屈原漁父

宋玉對楚王問

趙良說商鞅說

莊辛幸臣論

魯共公酒味色論

蘇秦說燕文侯說

蘇秦說趙肅侯說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

蘇秦說魏襄王說

蘇秦說齊宣王說

蘇秦說齊閔王說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約燕昭王書

張儀說楚懷王說

張儀說韓襄王說

張儀說魏哀王說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王謝樂間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魏無忌諫魏王書

楚黃歇說秦昭王

楚人說頃襄王說

范雎獻秦昭王書

范雎復說秦昭王

范雎再謂秦昭王

韓非初見秦王

韓非說難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西漢

武帝賢良詔

賈山至言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論積貯論

賈誼過秦論上

賈誼過秦論中

賈誼過秦論下

晁錯論貴粟

晁錯言兵事

晁論守邊備塞事

鄒陽諫吳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七發

董仲舒賢良策一

董仲舒賢良策二

董仲舒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封禪書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嚴安言世務書

徐樂言世務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東方朔客難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終軍白麟奇木對

中山靖王聞樂對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司馬遷報任安書

李陵答蘇武書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褒四子講德論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劉向條災異封事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諫起昌陵疏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政治得失疏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谷永日食地震對

谷永論神恠

谷永陳湯疏

賈捐之罷珠厓對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毀廟議

梅福論王氏書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解嘲

楊雄解難

楊雄劇秦美新

東漢

馮衍說鮑永說

班彪王命論

竇融責讓隗囂書

朱浮讓彭寵書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班固典引

班固答賓戲

崔駰達旨

張衡應間

劉陶陳時事疏

蔡邕諫伐鮮卑議

蔡邕釋誨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崔寔政論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鈔卷一

秦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志盡忠。蔽障於讒。心
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
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
教之。屈原曰。吾寧悵悵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
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
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

騷人章法變
換錯落不拘

現俗溷沌而
不清一跌則
原之卜居特
以發蔽障于
謬之心事寔
未嘗有所疑
也

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呢訾栗斯。嗟伊儒
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
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
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
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
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
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

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
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王鳳洲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備作法于涼令人永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屈原漁父

馮君卿曰既放二字乃一篇骨子

字字鼎彝奇古可珍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醕。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

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顧開雍曰：古人作文每以偏勝全，如此篇之首分明是清濁醉醒，雙提而下收法，又拘拘雙足，則板矣。故只以清濁單結。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

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

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

不啻二字乃一篇發論張

本

郢中以下三段全在過接轉換處用羊神

二喻與鯢鵬同意而奇古

過之
向奇矯

接下捷健下
坂勢也

雲。翺。翺。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
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
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鄒東郭曰意思峻絕詞法高簡古文中尤奇偉者

唐荆川曰陳

商君罪過處

烟波千里勸

商君避位處

弄丸掌中

茅鹿門曰描

寫功德處言

言鄭重

趙良說商鞅說

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促章法不排不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
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
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
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
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
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

尚欲胡不相
照有情

氣厚而不弱

公孫賈詩曰得^{提轉}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鄒東郭曰敘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閑鎖謹嚴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莊辛幸臣論

陸北川曰此
文乃策賦之
流

三轉法

進一步法用
此過去自古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

董濤陽曰意
若貫珠而機
軸各異跌宕
分明而文法
屢變

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磡。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

馮君卿曰漸
說到衰玉身
上文極委曲

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
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
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
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
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田氏曰其說從小至大從物至人從外及內緩而不驟婉而不
觸故能聳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叙古人提
發其無戒意

魯共公酒味色論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
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
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
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

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茅鹿門曰驟讀之如
增減不得

瀉千里細玩之却又向琢字雕一毫

蘇秦說燕文侯說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

○字○新○

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
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
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
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
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
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楊非譽曰：此只是唇亡齒寒之喻，但詞氣激昂，傾動人主之
聽。

蘇秦說趙肅侯說

傷升菴曰言
合從與否之
利害議論明
白透徹

章法連用民
安字自不俗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興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

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
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
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
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
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
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

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
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
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
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
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
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
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

外科內度俱
從揣擊中來

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

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拚○於○衆○人○之○言○而
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
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
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
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
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
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
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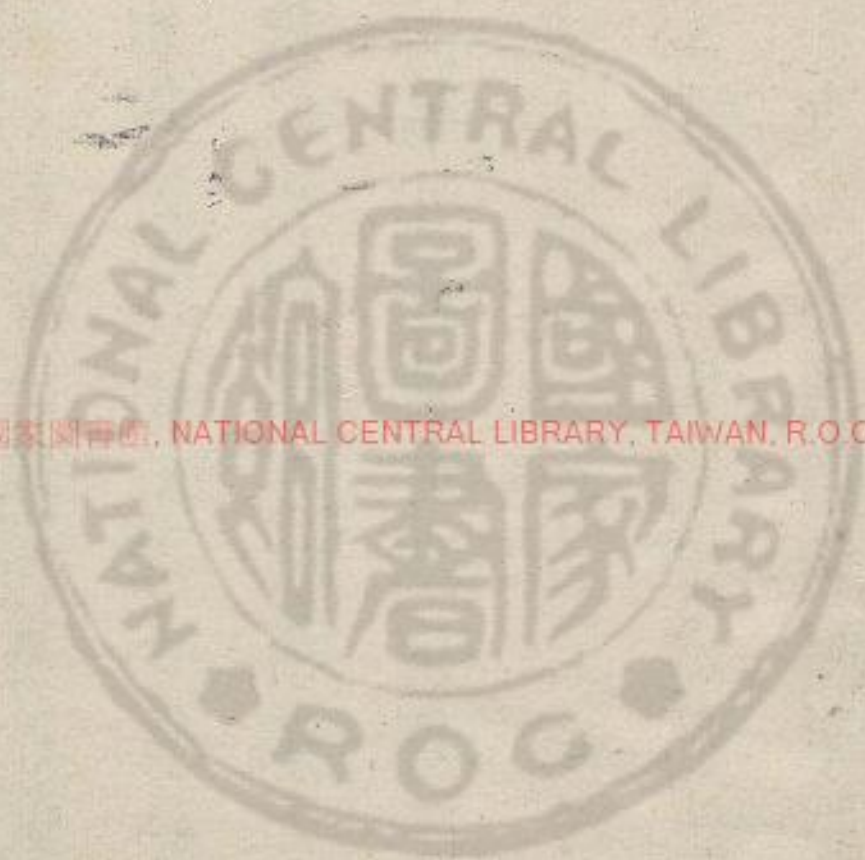
馮君卿曰說
當時事勢甚
中

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
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
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
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通質。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
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
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
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

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黃負甫曰。文有闕闕。有歸着。是用世之文。不但押闕詞說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縱橫顛倒

蘇秦說韓宣惠王說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

以韓卒四句
將前面意思

結西漢來俱
用此法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
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
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
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
鷄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

臣竊爲大王羞之。

余同麓曰論衡害徹盡蕪朋九六國論全出于此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秦說魏襄王說

稷氏曰商易
明切不避臣
下之忌蓋以
銷譽脅之如
引刀破竹耳

挾強秦教語
是激詞亦是
寔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
新都。新鄴。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
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
行不絕。鞦鞣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
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
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
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
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
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
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
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
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
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執。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楊非庵曰中間論衡人及群臣皆不忠而以私內外之言尤為明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秦說齊宣王說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

魏氏曰此段論事曲細

太史公多本此作傳

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穆氏曰：陳韓魏弱小而近秦，齊強而遠秦，處利害明如指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策長不厭
贊及覆辯論
不窮而古壯
當冠戰國

蘇秦說齊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
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
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
執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
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
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
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

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邲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騫。河山之閒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

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

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
好。挫強也。且夫疆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
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
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
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
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
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
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

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

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
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
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
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
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
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
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
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

馮君卿曰叙
事痛切
瑋詞

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

不曰諸侯從
而曰從諸侯
奇

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才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碁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

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被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膏於戰攻之患也。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
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
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
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
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
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
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
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
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

縱談自恣無
拘束迫促態

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
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
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
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
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
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
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
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
戶○內○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襜○

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
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
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
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
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
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

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

摠收有波瀾
有精彩

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

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
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
折衝席上者也。

黃貞甫曰：只後起寄忌意，而喻證翻折如鈎弩穿葉，激湍入竇，讀之神暢而氣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代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

益一齊益二
齊語巧

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躬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執爲之。

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德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

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也。

陸北川曰為燕謀而弄齊秦于鼓掌。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蘇代約燕昭王書

陸北川曰言秦之情獨此

無辭辭

馮君卿曰行暴二字一篇關鍵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

馮君卿曰雕
木而為寫奇

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
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
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
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
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
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
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
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
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

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

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陋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
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

穆氏曰秦本虎狼之國而代之摹寫則如鬼魅文詞幹旋大似
呂相絕秦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儀說楚懷王
子口氣大抵
出于一家

張儀說楚懷王說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
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
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
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
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
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
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
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

穆氏曰碎而
有條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
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
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
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
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
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
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
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馮君卿曰辯
論明析

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
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
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
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
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
疆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

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熟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馮君卿曰論
蘇秦一既雖
是彼此相短
然亦名言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
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
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
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
無便於此者。

穰氏曰蘇秦始說六國合從攻秦。何其雄也。終乃欲敝齊爲燕。
外謀甚矣。死而車裂。徒爲張儀借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儀說韓襄王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
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
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
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三十
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
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
戎兵之衆探前踈後蹄間三尋勝者不可勝數山
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
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
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
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
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
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
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

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

穰氏曰：橫人之詞，直所謂恐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爲強，以寡爲多乎？惜世主不察于此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茅鹿門曰魏
適秦而無阻
故像先為恐
喝

張儀說魏哀王說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執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越。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

此等語自能
得動當時諸

侯

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攄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

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

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
骸骨辟魏。

吳氏曰：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于秦之強而患
與國之不一，後復背秦，合從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
爭財之料而相與以趨于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久，勢固然
耳。

馮君卿曰一
起口氣便充
和平

馮君卿曰成
功立名一篇
眼目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

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

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
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
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
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
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
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

楊升庵曰引
子胥一段悽
惋感惻所謂
長歌之悲過
于慟哭

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前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

陳肩公曰名
言

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文 湯霍林曰：意思婉曲，詞氣謙和，無一掩飾，無一憤激，真經典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峭麗委婉可
玩可誦

燕王謝樂間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
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
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
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
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
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
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

馮君卿曰寡人雖不肖以

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受厚任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輪。出語隣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

不是一邊自
解一邊責問

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
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
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
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
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
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
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
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

左傳法

委曲婉轉

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
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
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
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
不望之於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
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
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
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
意也。敬以書謁之。

唐荆川曰。意婉而切。文法而絕。

鄒東郭曰文
勢縱橫詞法
嚴整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
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
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
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
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
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
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

秦之執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

轉下絕奇

援古人雜以
議論就木板

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
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
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
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
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
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
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
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
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

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

湧流疊石活
動處有峻絕
之妙

金石之聲不
卑不弱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
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
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
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
公○其○圖○之○

陳眉公曰文詞參錯語法員轉誠為本業利刃至為人批難解
紛則仲連一生李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氏曰文字
變化

魏無忌諫魏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
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
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
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
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讐之
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
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
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

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
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
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
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
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水。與趙兵決於邯鄲
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
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
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

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
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
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
秦葉縣。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
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
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

轉相及碩如
游龍不可捉
摸

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徒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
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
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
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
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

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

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黃貞甫曰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存韓安魏而利天下二議
大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鈔卷二

秦

楚黃歇說秦昭王

魏氏曰起得
明爽

馮君卿曰詞
氣雍容不迫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
與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
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
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
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



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
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
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
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
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穰氏曰緊急
利害

穰氏曰冷語
宛轉

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
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
便。而不知于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
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
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
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

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
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
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
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
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者，十世矣。本國殘
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
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

馮君卿曰意
蓋奇語益不
竭

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
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
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
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
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
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
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
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

馮君卿曰當
時齊最大又
提出作一折
最有輕重

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
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
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
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
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誦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

馮君卿曰以
韓魏齊又作
三疊而收拾
步步漸緊

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
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
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
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
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

張太岳曰其言深中事機不竟傾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馮君卿曰好
字與後樂字
相應

借字法巧甚

楚人說頃襄王說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鷲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
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
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
騏鴈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費郟邳者羅鷲也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
瓌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
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
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若新繳射。囑鳥於東海。還蓋
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
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鞶。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余同麓曰文
勢前後錯綜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
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
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
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
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

字字有力

羝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茅鹿門曰此與莊辛在論並長巧思奇詞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升庵曰此
書只是求見
尚未深言秦
國事

范雎獻秦昭王書

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
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
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
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
留臣無爲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
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
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

穆氏曰：雖自謂其心良苦。

無反覆於前者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慨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

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
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唐荆川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臣聞為隱論發端文辭而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字作主

入黃頁兩曰直

范睢復說秦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

諫勸秦君處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張貞甫曰危言刺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類
起與莊子相

轉接甚捷

范曄再謂秦昭王

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

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挾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

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
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
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
一也。

陸北川曰此篇語奇幻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氏曰謀臣
不忠是一篇
旨意

韓非初見秦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
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
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
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
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
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
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

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
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
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
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
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
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
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
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馮君卿曰謀
臣向一篇闕
鍵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廼不存。秦與荆人戰。

馮君卿曰此
下四段文法
長短錯綜

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
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
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
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
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
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
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

穆氏曰連珠
文法

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襍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疇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

陸北川曰此
下三段只就
伐趙一段內
發揮收拾甚
是爽勁

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
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
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
之業。地曾不可得。迺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
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
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迺引退。并於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
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

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
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
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
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
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
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
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

正及結甚新
奇

數策占兆以眎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
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
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各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
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
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
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
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

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黃貞甫曰文如排山布勢令耳目森然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東萊曰文
童頴說盡事
情如說難篇
可見

韓非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
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
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
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
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
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
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
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
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
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
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
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

李九我曰文
勢間架展轉
不窮

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
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
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
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
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
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則非能仕
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
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
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

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凌以棟曰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詞極富麗句極奇崛
詞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

不引前代他
國事只說秦
亦有意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
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林次崖曰只
就逐客一事
生枝生葉及
復頓挫有無
限態度無限
精神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
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
郤○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
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
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

樓迂齋曰三
既一意反覆
而語不相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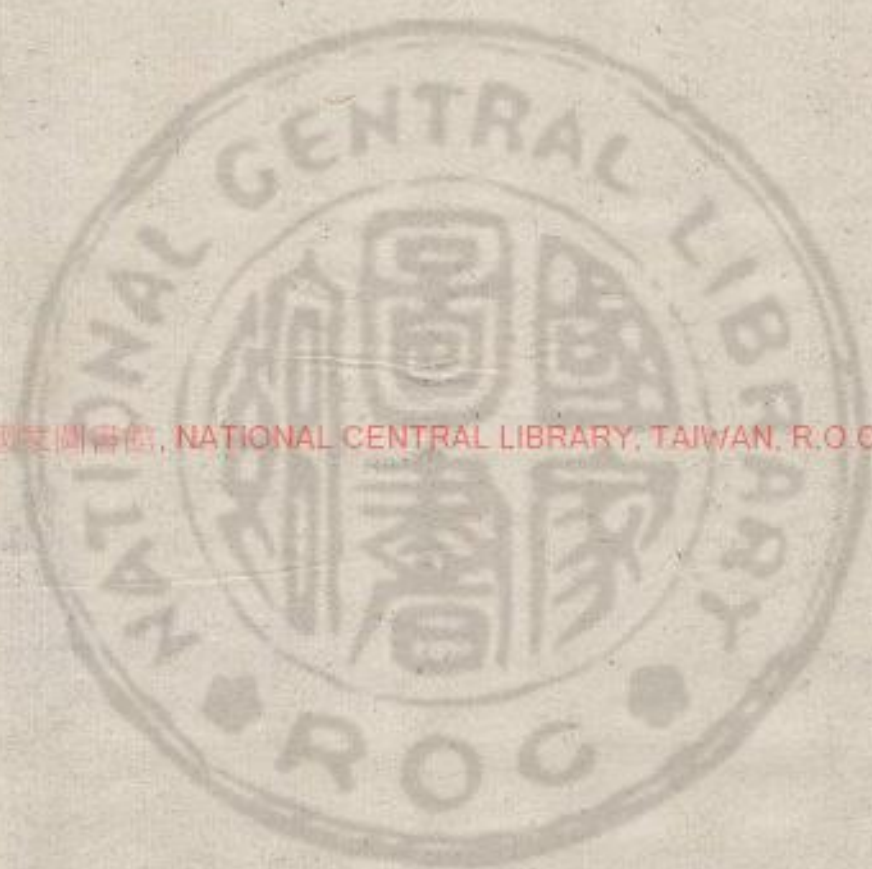
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廡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
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
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

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矣。

黃貞甫曰通篇借客形並用及見正矯厲而開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論不溥而
向調高古

將桎梏意及
覆一既不疊
不弱而中間
生出賤貴賢
不肖未議論
豪宕

李斯阿二世行督責書

夫賢王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揚非庵曰罰
之加焉必也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狗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狗人。則已賤而人貴。故狗人者賤。而人所狗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狗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

六字用三助
語文益矯捷

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尚極也。而難五尺之限。豈跛牂也。

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
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
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
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
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
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節○儉○仁○義○之○
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
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
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

生色

收句有力

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
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
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
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
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
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
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
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
而天下亂者未聞之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

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楊升庵曰督責之術蓋過于申韓篇中引申韓為証皆以故字轉之文法變化錯綜可與逐客書並觀

西漢

武帝賢良詔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
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
肅慎。北發渠搜。氏羗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
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虜
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
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
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

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
焉。

茅鹿門曰此詔與三代訓誥相上下

幾千言洋洋
灑灑無瑯琢
態無排比態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論。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
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

有感慨

黃貞甫曰歷
刺秦過海景

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
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
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
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
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
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
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
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
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
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

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

振起法

複文有味

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

黃貞甫曰冷
句打動

黃貞甫曰感
慨風韻

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虬。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

黃貞甫曰然
句下往往又
生支節

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

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黃真甫曰先
揚後抑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

黃貞甫曰叙
實而不積

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黃貞甫曰唯
陛下所幸此
亦獎誘處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
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
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
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
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
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
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
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

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黃負甫曰情激而文婉按右借秦無限翻覆無限頓挫讀之令人神動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章法變換句
法豪古字法
莊重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槍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
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茅鹿門曰然
而下樞入情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
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
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
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剉之。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
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

假設文法絕
妙

實事以假設
之所謂山
之密水之波
自是奇觀

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
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
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
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
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厯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
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

茅鹿門曰又
摠入一步設
難

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
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
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
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
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
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樓迂齋曰屠
牛坦之喻字
法從莊子庖
丁解牛變化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
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
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未不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髀髀之所。非斤則斧。

來畢竟無
字蹈襲

冷語動人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
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
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
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
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
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
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

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林氏曰天下
咸知陛下之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
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
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賈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
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

明之顯之仁
之義正眾建
諸侯之效

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
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
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
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
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
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
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

林次崖曰此
數句極狀邊
郡士民之苦
意切至而詞

踈盥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嫪媯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
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豈
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而病。痲者。一
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
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

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縫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

古訓證見

茅鹿門曰描
寫秦俗處情
狀宛然

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

茅鹿門曰借
秦形漢詞甚
激切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

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
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
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
以是爲適然耳。夫遺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
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

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
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
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
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
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茅鹿門曰教
太子一節三
代以來首議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
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故廼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何氏曰向法
雖從孟子來
却亦變化得
好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柯氏曰諫論
循循有古風
而詞采亦翻
翻動人

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擧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

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

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茅鹿門曰此
二句結上生
下是文章關
鍵處

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

何氏曰三乎
字疊下句法
洒然意亦切
至

劓髮。削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忝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

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集

出奇無窮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集詭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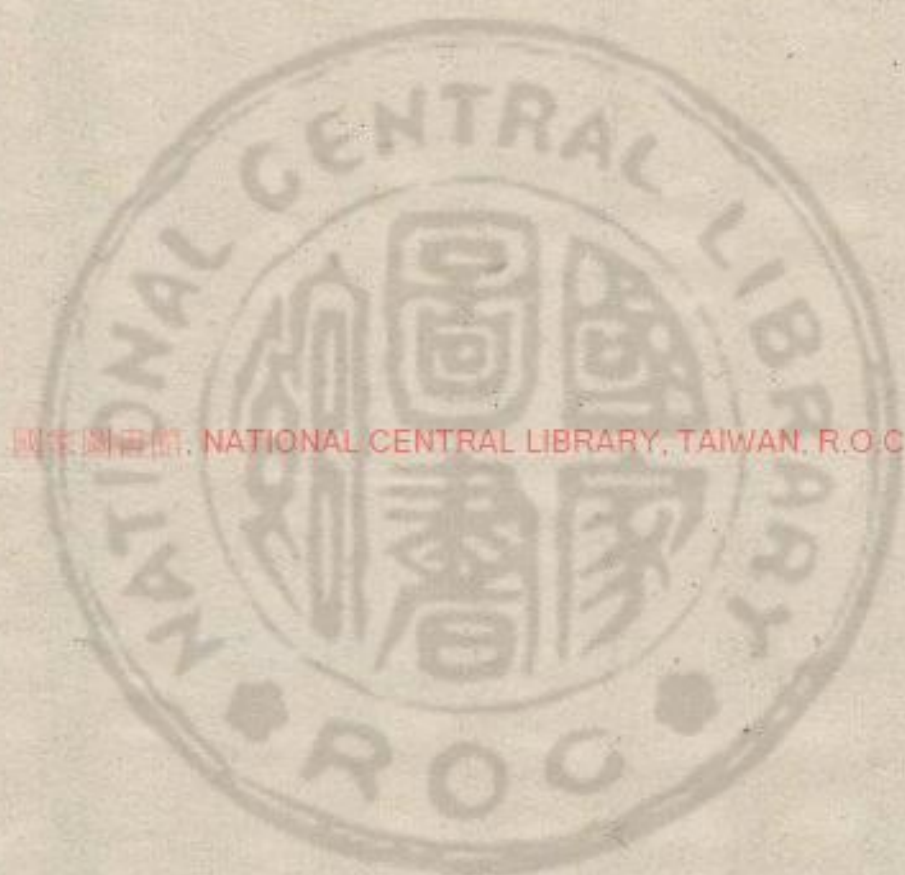
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擲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

林次崖曰疊
下文法錯落
可誦

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
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
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
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
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
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
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黃貞甫曰通國體入人情藥石著危莫喻其當文章層疊馳驟
古梁深爽原本經術縱橫策士之風令墮良醉心茂才短氣真
千古書疏之冠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貞甫曰篇
中歐游氏歸
農著等語是
積貯至計

賈誼論積貯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
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
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織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
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上
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
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餓其
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唐荆川曰此與晁錯論貴粟二篇蘓家諸制策之宗祖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賈誼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

胡龍漚曰六
國之士以下
三段詞意相
應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
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
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
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
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卬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

振法有議論
便高古

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
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
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
於鈞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
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

林次崖曰一篇精神命脉全在此二句

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
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

樓迂齋曰秦始終興亡之故蓋在此篇

鄒東郭曰此篇意之感慨尤切

賈誼過秦論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方政。疆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

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異。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王之資也。此

馮君卿曰此
下數段意正
而詞衆

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
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
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
虛囹圄而免形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
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
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
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
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卽四海之內皆懽然各
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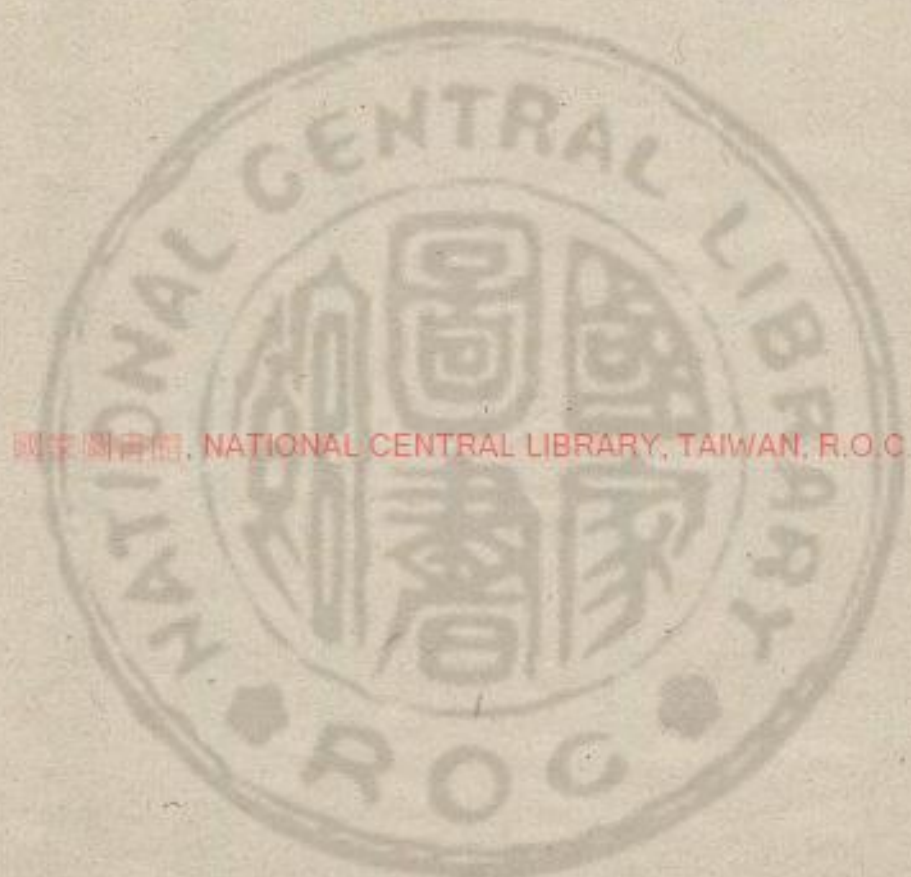
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
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
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
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
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形僂相望於道。
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
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
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
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

闕鎖一篇何
等識見

胡龍淮曰正
領句一篇綱

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
逆行之臣。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
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姜鳳阿曰。鋪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
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真名世之作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鈔卷三

西漢

賈誼過秦論下

王守溪曰其
言極古當與
先秦相上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

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勇力智慧不足。

柯氏曰林敗
非也向此篇
綱頌

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
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
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
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
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
禽者。其林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
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

馮君卿曰此
段議論與賈
山梅福之說
相似

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

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揚非庵曰。賈誼過秦以論漢。陸機辨亡以警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
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
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
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
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
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
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

黃貞甫曰陳
農家勞苦真
可流涕

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
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
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
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
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
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
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
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竒贏。日游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

馮君卿曰莫
若使民務農
向一篇主意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
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
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勿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黃貞甫曰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前字字可涕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荆川曰言
邊事深究利
害之寔

晁錯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

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

茅鹿門曰
夷攻蠻夷亦
孫吳未見之
言

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邊計即今可用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十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
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
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裡各用其長技衡加之
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
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黃貞甫曰以中國五長技而匈奴所長則用夷攻夷以敵之四
者兵之至要兩軍相爲表裏此名將之識

唐荆川曰叙
事錯綜古寔

鼂錯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

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
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
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
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

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若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

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

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
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
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
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
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
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
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

首尾相顧

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林次崖曰此篇是見當時務卒備胡之不便故達議募民塞
下以省屯戍轉輸之勞編理周密詞意明徹

起無町畦態
何等奇崛

鄒陽諫吳王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
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
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
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
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
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
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
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唐荆川曰叙
漢攻取之勢
是刺骨語

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

唐荆川曰往
時趙淮南已
如此可鑒也

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
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
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
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
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哀義父之後。深割
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
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
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
不留行。收敝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
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
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劉氏認曰：鄒陽之說吳，吳王聽之，而理至。

唐荆川曰此
文如翔錦剪
翠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王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陳仲醇曰用
事太多文亦
浸趨于偶麗
然論議毀之
禍痛切可為
世戒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于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
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
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
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

茅鹿門曰此
等佳語惟西
京有之

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臆，
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
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

馮君卿曰百里奚以下即上面樊於期以下意過接處全然不覓是一筆呵成文字

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

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猷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

古人用喻大
抵正意繼講
自然切而不
泛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
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
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
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
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

茅鹿門曰
法奇勁

光之璧珉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
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
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劔相盼之迹矣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
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
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
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
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
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

起座

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鄒東郭曰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詞雖煩而不亂意雖多而咸切且向法蒼勁老為可法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歐氏曰安危
難易四字係
陳利害明白
痛切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
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
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
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
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
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
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

歐氏曰禍福
兩字比前安
免等字更痛
切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
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
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
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

馮君卿曰棄
義背理之言
何等明目張
膽

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
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
之道也。

茅鹿門曰。篇中或長喻或短譬。凡十有四。五勢若沛江河。懸若
貫珠。壁真古之善言者。然文體稍及矣。

枚乘再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

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惟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

五不如文勢
抑揚頓挫

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臨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
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
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
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
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
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
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林次崖曰利害禍福及興後詳盡

碩開雅曰七
發備盡巧態
機軸規模高
出漢晉之上

枚乘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
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
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
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紛沌澹淡。噓唏煩
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
越漑。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
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
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

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臙腥醲肥厚。衣裳則雜暹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鼻。四肢痿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醺。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

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

真西山曰皆涉兩字何等奇巧

呂氏曰形容琴音之精絕有悲歌感慨之意

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
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
鸚黃鴉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
其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
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
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
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
臨廻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
而不能行。跂螭螻蟻聞之。在喙而不能前。此亦天

呂氏曰菟羅
珍錯以為奇
現成一篇好
文字

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

客曰。牻牛之腴。菜以荀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
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
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耆之炙。
鮮鯉之膾。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
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
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唐伯虎曰柳
子厚晉問論
馬篇其狀馬
之蓄息處可
以恭觀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稱
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
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
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
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
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
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
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

董潯陽曰形
容臺隍之勝
極目賞心當
與河房賦齊
名異代

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
隍池紆曲。溷章白露。孔雀鷦鷯。鷓鴣鷓鴣。翠鬣紫
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溲
壽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
上造天。梧桐并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
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操錯該。練色娛目。流聲
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
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裾垂髻。

茅鹿門曰極
力描寫狂成
一箇燕樂圖

茅鹿門曰胸
襟空廓故能
寫景周詳

目窈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燕服而
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
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
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
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
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
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魚
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太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旣。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賜若。爲牧人席。旨

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疆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畧辭。

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惚兮。聊兮慄兮。
混汨汨兮。忽兮慌兮。倣兮儻兮。浩瀆瀆兮。慌曠曠兮。
今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乎蒼天。極慮乎
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
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
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
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槃胃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
頰濯髮齒。投棄恬怠。輸寫澆濁。分決狐疑。發皇耳
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

溫氏曰滂礪
之勢可怪之
狀直與濤浪
爭雄

披礮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
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
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
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
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澁澁。如素車白馬。帷蓋之
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
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

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顛。印印。楛楛。疆疆。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訇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分。迴翔青篴。銜枝檀栢。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塲。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庵庵。聲如雷鼓。發怒座杳。清升踰跬。疾波奮振。合戰于

崔氏曰鳥不及飛。蕩取南山數句狀其洶湧。處光景絕似。

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瀨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浹浹。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

唐伯虎曰讀
到此有尾大
不掉之恨

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
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
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
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洪容齋曰七發創意造端麗古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之領袖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董仲舒賢良策

真西山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七篇而後未有及者

此道學之宗在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學。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

馮君卿曰非
道句應上道
者所由適治
之路句

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
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
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
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
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

馮君卿曰仲舒學粹美感于符命其感也

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

而妖孽生矣。此灾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

茅鹿門曰此
等見解亦大
經來

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

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

蘊家多祖此
截句法

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

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
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
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
羣生也。

茅鹿門曰此對每段引孔子之言為証此仲舒所以為漢儒宗

董仲舒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眊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

授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儻酷之

馮君卿曰加
之意白應上

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
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
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
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
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

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林次崖曰視
仲舒所言任
官之弊則資
格之法當漢
初已然矣

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

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董仲舒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
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
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
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
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
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
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
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
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
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
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
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
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

林以崖曰此
解命性情亦
是但質樸之
辭似鶻突

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
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
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
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
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

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
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
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圉豹檻
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
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加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

黃貞甫曰大
中庸有之言

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晷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

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寢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馮君卿曰道
之大原數句
是見道分明
處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
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
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
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
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
言。塵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

董文大抵醇
粹於段却有
豪氣

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

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

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

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

應得警健

林次崖曰臣
愚以下見仲
舒學術得孔
孟正脉

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胡文定曰：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時之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玄圃積玉無
非夜光

黃貞甫曰名
言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

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鄒東郭曰。此書曲盡罔獵情狀。而文勢起伏。意思宛轉。

樓迂齋曰文
字委曲回護
最善為辭深
得告諭之體

叙得錯落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僊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理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

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
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
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
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
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
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哉。計深遠慮。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

馮君卿曰篇
末數語通繳
以前意漢文
多此法

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

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楊升菴曰得告諭體裁以大篆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

王麟洲曰先
叙事起而後
設為問答之
詞其文甚腹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
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
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笮存
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
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
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以西夷。百姓

陳仲醇曰啟
所恃向切中
當時之弊

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夔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精光不可磨
滅

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陴陬。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臯。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

轉得捷大奇
津力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盍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狎犸。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散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劉氏勰曰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

茅鹿門曰氣
卓而體古

茅鹿門曰美
周處多留退

司馬相如封禪書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今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
秦。率邇者踵武。逃聽者風聲。紛綸歲蕤。湮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
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
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
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而

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
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
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
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
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羨涌原
泉。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沂
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
歷游原。迥濶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皙。昆蟲凱澤。

牙鹿門曰一
轉非兩漢人
無此筆力

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
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
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竒
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
敢道封禪。蓋周躍魚墮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
符。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
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悖。諸夏樂貢。
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
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

幸。蓋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驪。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繙

紳先生之畧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武哉。迺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

潤澤之。非唯濡之。汎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
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眈眈睦睦。君子
之能。益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
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疇。孟冬十月。
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
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燠炳輝煌。正陽
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

馮君卿曰篇
末數語大寓
諷諫

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
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
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劉氏曰觀相如封禪為創首其表權輿存皇王炳
符鏡鴻業雖前古于當今之下騰休明于列聖之上歌
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丕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漢文鈔卷四

西漢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唐荆川曰通
篇只引用二
舊事與昔人
諫諍之說而
後自說處不
過數言亦是
文之一體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



林次崖曰秦
皇漢高二事
足為伐匈奴
之明鑒

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
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
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
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
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

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

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虜易。乃使邊境
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
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
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
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馮小海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欲其鑒秦
以法祖也文中子曰秋風悲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噫是心
也落之者其偃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

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

馮君卿曰及至秦王教語將以正秦之譌而先推美言之甚得文章抑揚之活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

馮君卿曰使
蒙恬一殿窮
兵之禍如指
掌

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
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
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
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
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
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
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
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
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

馮君卿曰窮
兵之禍一句
乃篇中本意
而至地方說
出

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羗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

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櫛括前意而
結之語約而
意盡

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
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
則不可勝諱也。

林次崖曰。前言風俗之弊。極切人情。後言窮兵之禍。皆極詳
悉。于治道有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致翩翩古
中有時意

徐樂言世務書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

馮君卿曰三
段隨解隨結
文勢緊切

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
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
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
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
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
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
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
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

黃貞甫曰大
醒

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園。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

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陳古迂曰。人臣引君以理。則欲將不戢。而自化樂于武帝。深得諷諫之術。

馮君卿曰前
後反覆無非
說以中國勞
重戾志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
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
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
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
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
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
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
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
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
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
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
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
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
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

馮君卿曰越人愚贛救向與上吳越人相攻向相應

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贖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

馮君卿曰夾
以深林數句
應上豁谷筆
竹句

叙事變化

情狀可哀

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
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
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楫。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
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

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
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
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
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
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疆能難
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
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
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

馮君卿曰越
人繇力以下
復說前意

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
餘于界中。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
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
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
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
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
倍。廼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溫。近夏癘
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

馮君卿曰留
而守之四句

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
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
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
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
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
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

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

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圃。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排山疊浪不
可阻住

其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
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
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
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
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
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
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
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

掉尾餘首妙
絕千古

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
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唐荆川曰珠走盤之文不可捉捕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休庵曰揚
雄解嘲班固
答賓戲皆相
此

東方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
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
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司胞之徒。無所容
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

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
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
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爲帶。安於覆盂。天
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綏之則安。勦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

楊升庵曰承
接處最緊要
此時異事異
一句總收即
用雖然一轉
起下有開鎖

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
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奏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
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
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利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

有起伏

茅鹿門曰士
君子名言

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
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
怠也。譬若鵲鴿。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
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
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
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蕡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
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茅鹿門曰三
喻疊下而條

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

貫文理音聲
獨解以蓮撞
鐘向亦是一
法

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由
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
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
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劉氏曰自答問以後東方朔歎而廣之名為客難雖託古憫
志踈而有辨

茅鹿門曰此
篇本韓非說
難變化來以
談何容揚立
柱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

茅鹿門曰談
有悖于目二
句是一篇綱
頌

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

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
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
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
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
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
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

茅鹿門曰予
是以下言納
諫之效一一
暗諷當世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口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

馮君卿曰未
後一段大寓
規諷

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
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
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
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
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
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

馮小海曰論中率在諫諍上立說其論人臣進言利害與人君
從違得失亦大纖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咳唾珠璣字
字成響

終軍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

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
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
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
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
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
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
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
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
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

調法高古

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鵬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林次崖曰文若不經思所尺度音節不失真天與之奇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虛齋曰愁
腸盈襟悲思
滿紙讀之一
字一淚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累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蠱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扼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

蔽字好

託字好

皆照明月曜夜。蠹蠹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壅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蠹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

之謂也。

林次崖曰此對事情激切識亦該博佳言美句疊出如貫珠
皆自胸中流出不見斧鑿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玩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筮挺相撻擊。

陳古迂曰聖
王務教化內
仁人之言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
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
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
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

激切

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林次崖曰：此對道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直公孫之詘服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妙處全在一
既疏宥之氣
人云太史公
好奇是書倫
之矣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
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
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
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
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
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已
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

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

王鳳洲曰氣
槩激昂若高
漸離擊節燕
市中慷慨悲
歌傍若無人

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
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
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
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
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才○力○之○譽○。自○
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四段不排比
而長短錯落
色色皆古

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側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闖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

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
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
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
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
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
積也。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
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
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
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
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

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餌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

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

讀之有生氣

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凌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

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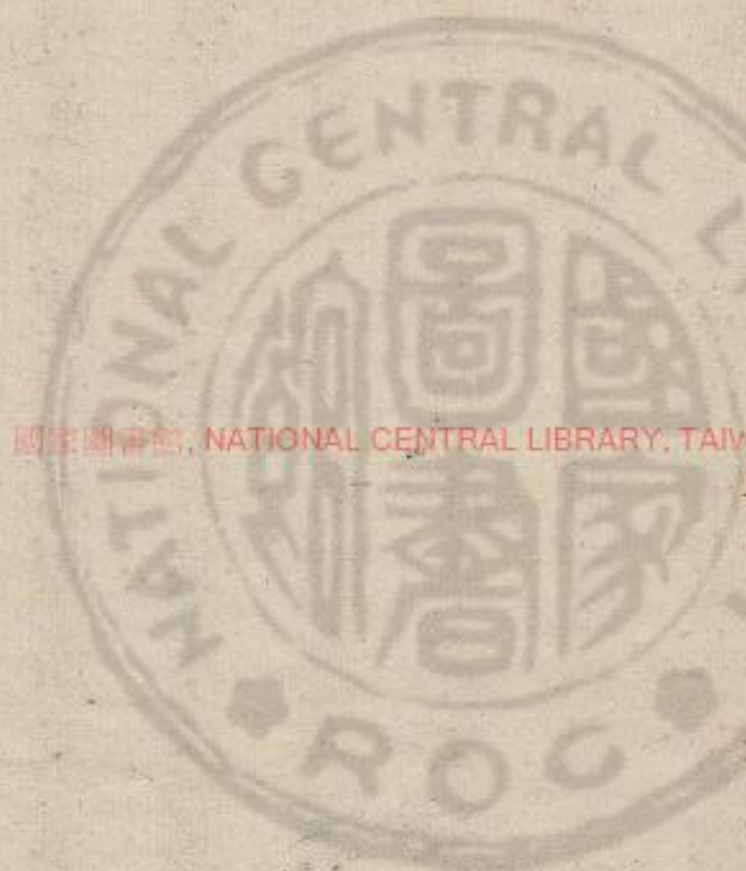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
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
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

李九我曰此
書大旨樞是
却少卿推賢
進士之教故
四字為一篇
綱領始終亦

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
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
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
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
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

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畧陳固陋。謹再拜。

劉氏曰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
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揚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
氣槃桓各含殊乎並抒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子玄曰詞
采壯麗音句
流靡

卻二泉曰此
段叙所寓之

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

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
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
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
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
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何氏曰句法
嚴整可愛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

天地三語叠
下有波瀾而
句法亦勁

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于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茅鹿門曰數
語婉曲頹挫
亦善自文

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

李九我曰情
詞悲嘯讀之
真有悲風入
室景縣

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
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
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
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剗身絕域
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
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使朔北之野。丁年

茅鹿門曰句
法雄壯如駿
馬奔騰說斬
竊總不可聽
繼

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
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
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
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
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
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
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
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
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
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
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王鳳洲曰感慨悲壯婉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

林次崖曰漢
宣帝用刑深
刻此書可為
對病之藥讀
之令人酸鼻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茅鹿門曰正
統慎始之說
是大謬論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
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
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
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
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
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
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
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
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

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
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

閔平塘曰人
清一節議論
曲盡獄吏之
弊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

陳氏曰設喻
引起下文正
是上書本意
且收束前面
許多說話有
照應有闕頓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
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
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
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
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未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鄒東郭曰詞義明達援引切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凌以棟曰慄
慨激烈規模
布置宛然外
祖符任安風
致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
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
之愚心。若逆措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
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
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
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

陳仲醇曰數
不能字悔咎
自責語多悲
酸

文法

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
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
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
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
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
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
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

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獵。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

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
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段干
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
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馮小海曰。文氣豪宕。縱逸最得史遷家法。第中多憤上之詞。古
人所謂怒而不怒者。似不如此。

騷辭
六朝氣
尚存

王褒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
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
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
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
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
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
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

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歎聞。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殷

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詠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王蘊於砮砮。凡人視之。快焉。良工

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外，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與。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
宣王穆如清風。列於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
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
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
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靡肩耆耆之老。咸愛惜
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
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
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
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
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
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
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鱗
鱗並逃。九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
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
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

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
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
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
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鑑鏘。而介
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
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
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
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
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

秋。陰。蟬。螭。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
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
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
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
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
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
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

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濞庸。剋滅彊吳。雪會
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
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
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
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
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
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
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

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
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
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
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
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
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踈徭役。
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緣

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
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
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
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
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犖
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慄。骨伏。吹毛求
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
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

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
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
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
咸亨。山川降靈。神光曜暉。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
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
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
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
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
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

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

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梟。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薄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升庵曰起
句有集體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羨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

商鼎周彝
錦存執

茅鹿門曰工
用相得人馬
相得與下文
衆精會神相

冶鑄于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鏑。水斷蛟
龍。陸剽犀革。忽若篲汜塵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
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
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駑。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
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

得益車意相
懸屬皆借客
形王之法

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
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

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蘧鍾逢。

柯氏曰遇風
縱壑二句狀
出君臣相得
之情十年以
來獨暢

門子彎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聖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
已聰。思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
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

彭祖。嚙。噓。呼。吸。如。喬。松。耿。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林次崖曰。醒主得賢。爲世道所由泰也。聖賢論治。莫先于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且其膾炙人口。

馮君卿曰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言外

和字乃一篇綱紀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聞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

引詩書者當
法此體

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
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
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
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瞖瞖。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

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

何氏曰春秋
災異之徵叙
次錯綜有法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
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
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
域。蜚鸚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
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
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蝻螽。蝻午並起。當是時。禍
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
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

柯氏曰把前
面和不和兩
段摠收在此
然後說入時
事正文車大
閱鑣處

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馮君卿曰正
臣進者以後
說得最及覆

董濟陽曰條
災異全是論
天人感應之
理伸舒而後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
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
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
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
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
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此為再觀

黃溥陽曰否
泰消長是大
道理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暝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

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董澗陽曰搃
收疊下三句
甚精采有法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
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
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
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
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
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

茅鹿門曰收
盡前面許多
話頭一氣說
下無纖毫滲

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
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
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
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
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
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
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

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
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
二條其所以不直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黃貞甫曰文四大段次存有經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黃貞甫曰毛
激之談讀之
毛監

秦漢文鈔卷五

西漢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起好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
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
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
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

馮君卿曰論
得激切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
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
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
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
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

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
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
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
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
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

馮君卿曰痛切

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阜隸。
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
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
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唐荆川曰。向諸疏皆善。叙事。

開圖之法備
在此疏

劉向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

新音提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

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

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
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脩墓。
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
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
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
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
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

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擲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

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圉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陡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

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
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
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
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
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
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
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
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

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一千五百十六字

黃負甫曰俯仰興亡之際令人慨然大是達論而次茅右以來差事侈儉得失斤斤有神文博而情至文章之鉅林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論甘延壽陳湯功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
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
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
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叙古

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
叔吉甫。爲宣王討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
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
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
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
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
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
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
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
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摠得妙劉家
獨擅之法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
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
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
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
有功。

胡致堂曰。荀悅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愚謂功有小大矣。
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才氣。別加任使。而後報之。未晚也。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黃貞甫曰是
人人對病藥

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

馮君卿曰審
好惡至崇聖
德一段乃大
學誠意正心
爭向句名言

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
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林次崖曰。義理透徹。純粹可爲通經之儒。

黃貞甫曰緣
飾經術其言
燦然條達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
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
性得之。猶復注○句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
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
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
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
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
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
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
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辛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真西山曰。綱之奏對在漢儒中。謝謬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

林次崖曰議
論滾滾皆聖
賢道理詞復
宣暢

匡衡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
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
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
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
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
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
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
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積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

歐陽氏曰治
天下者審所
上一句收拾
上文許多意

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
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
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
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
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
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
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
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
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
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

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

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
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
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黃貞甫曰。朝廷者天下之禎。翰治天下者。審所上。此最是理要。

馮君卿曰仁
義利字一篇
眼目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
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
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
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
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
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
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
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

此段老練而
謔論亦佳

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
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
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
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
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
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
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
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鄒東郭曰。此篇只就事發議。不務怪僻之詞。而意思敷暢。
漢文之更確者。

茅鹿門曰言
婉而意優

谷永日食地震對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
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凡災異之變。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
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

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
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
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
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
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
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
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
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
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
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
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
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降亡。魯桓脇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

茅鹿門曰永
初上此疏內
未敢斥言于
後宮而外不
敢即附于王
氏故其言正
而無疵

衰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
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
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
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

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
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
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
得卽工。小人日銷。俊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

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

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胡秋宇曰：剴切明暢，論事有法，且逐段之下，引經為證，而各下一轉語，繳之，其格尤為新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龍滙曰疾
端數語可謂
知道之格言

這音這

茅鹿門曰曲
盡奸欺之狀

谷永論神恠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

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
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
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
助郤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
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
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
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
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
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

波得有所制

韻
冷語作結有

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鄒東郭曰。此篇首叙左道蠱惑之幻術。次叙歷代偏信之禍。害及覆政。刺崇正闢邪。務引君子當道不特文車之玉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次崖曰稱
湯之功與訟
湯之寬厲割
切數暢

氣雄語壯

谷永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邳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邳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邳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

馮君卿曰只
用竊恐陛下
七句括盡全
篇何等筆力

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
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
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
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
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
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
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

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

陳古迂曰劉向辯論與谷永中書一也向言而石顯爭之
永言而王鳳右之蓋湯得罪于顯而不得罪于鳳故也嗚
呼國家功在私門欲抑則抑之欲全則全之國家何賴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荆川曰十
多格言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
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
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

唐荆川曰以
平平叙事得
失自見

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
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
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
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
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
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
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

言
數語可謂至

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
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
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
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

馮君卿曰父
戰數句拳馮
真切

茅鹿門曰此
見用兵廣地
之害讀之酸
鼻

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
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
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
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
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
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
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妻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

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恟恟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

董得陽曰收
然何等鄭重

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
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
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
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
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
爲憂。

唐仲友曰諫伐珠厓一事與嚴助甚別自叙其死與嚴助
同不可以人廢言

國史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辨析透健

道字為主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
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
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
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萌芽。天下衆書。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
在漢朝之儒。唯賢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

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廼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
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
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
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
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
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
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

馮君卿曰辯
難有力

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弼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廼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
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
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
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
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林次崖曰。典實峻潔。無一
冗語。三復方見趣味。

劉氏文不弱
司馬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

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
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
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
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
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
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
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廼遣大
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
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
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
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
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
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
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

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
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
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
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
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

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班氏曰。見諸儒之議。歎博而篤矣。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

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
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
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壤
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
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
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
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
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

黃自甫曰大
是殺手

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
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籍名都
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
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
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

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

黃貞甫曰識
到之言

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囟。以爲漢毆除。倒持忝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

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

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

至此方見奉
意先泛論兩
後漸入實事
自是論事之
法况當時王
氏方盛尤不
可直言之者

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
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
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
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
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
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矢親
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
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
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唐荆川曰。恣意說去不事絕
刺頗有奇氣

此文應閱
鍵波瀾頓挫
種種俱古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

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曾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檄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恐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
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
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
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
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
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歛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

應

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
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陳古迂曰甚哉處夷狄之難也。宣帝雖獲柔遠之虛名。深
費國家之實力。酌而處之。既不却其朝。又從裁其賜。楊雄
似欠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處此。故曰區處之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深遠奇古是
篇具見

楊雄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

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
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
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
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
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
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雜坏
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
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

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

李九我曰數
句收拾得好

茅鹿門曰道
出世故人情
無復餘蘊

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
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
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
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
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篲而先
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奪其筆。室隙蹈瑕。而無
所誑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鄉不揖
客。將相不俛首。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

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嘲龜龍。

馮君卿曰連
用五箇也字
相次如貫珠

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
也。折脇拉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
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
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
其咽而亢其氣。搯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
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
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
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
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雖其人之瞻智識。
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
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

李九我曰歸
結只在太玄
兩字

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
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
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
太玄。

樓迂喬曰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識時之意而
陽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如此

楊雄解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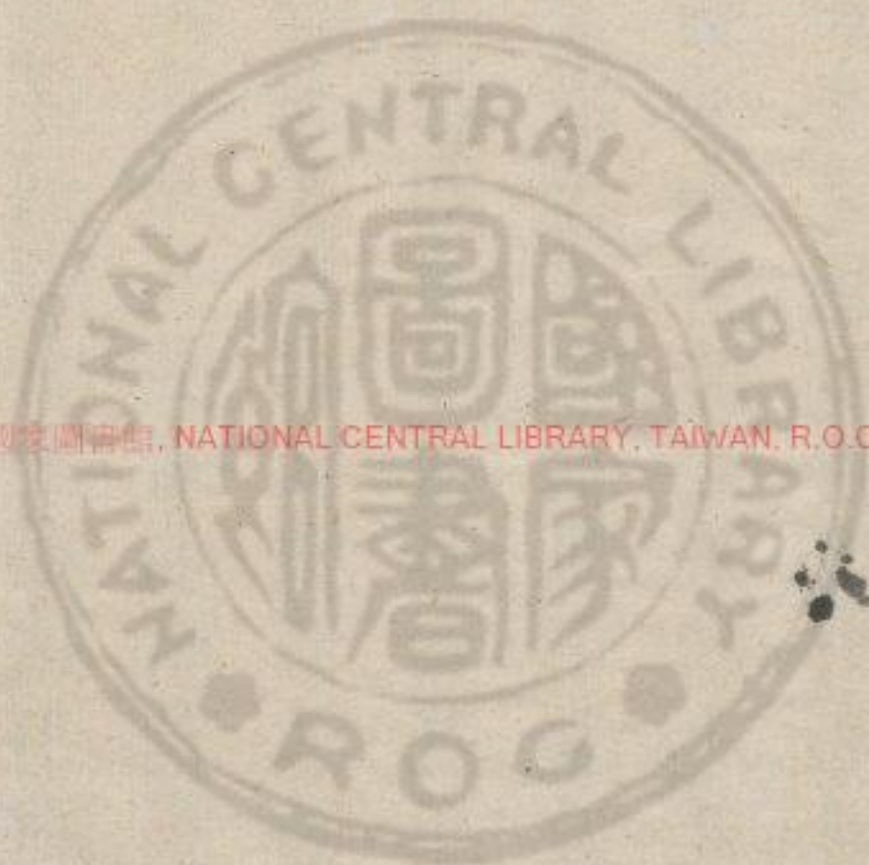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此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閤意眇指。獨馳聘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子曰。俞若夫。閤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

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
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
舉而上升。則不能擻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
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巉峽。則不
能淳滃雲。而散歆烝。是以宓義氏之作易也。綿絡
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
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
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
胥靡爲宰。寂寞爲戶。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

林次崖曰一篇大意是太玄兩字故以知希結之

呌。大道低回。是以聲之聒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矣。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雄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在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

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
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
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
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
帝王始存。在乎混混沌沌。茫茫之時。釁聞罕曼。而不昭
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中莫
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遵用。春秋因斯
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
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
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騫起
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
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
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
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
浸潭之瑞。潛大弗經。賈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
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競競

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始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沕音密

瀟音術

又音率

地即委蛇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統纂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

靈契黃瑞涌出渾渟沕瀟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

集雲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

盈塞天淵之間上天示警非祥瑞也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

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

萬世竒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

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

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

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茂矣受命甚易

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
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帝
作穆穆。明旦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
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
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
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
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
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
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北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摺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韜。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

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市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獄。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

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土則
已庶可試哉

著大夫此文純是誦位之語文雖落
五虛不足取也

楊雄以此作竟是六指掩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體方句峻

秦漢文鈔卷六

東漢

馮衍說鮑永說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
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
兼立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
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
天下罹王莽之害久矣始自陳郡之師繼以西海
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



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駭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萃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哺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靄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

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
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
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
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
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
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
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
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
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

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將
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室中興之
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
其蝥賊。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
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
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
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
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柰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
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

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懽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

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

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

李性學曰借
喻收前段意
詞意緊切

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鑽。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
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
疇。不奮六翮之用。綵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
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
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
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
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田氏曰此段
說得痛快令
人豁然

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

怨。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娠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

田氏曰末陔
轉弱無字不
精神尚然語
與起語相照
尤願躬有情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
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
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
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
該括無漏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
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
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

林次崖曰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無人破得中段說二冊知命真可以愧奸雄之心末段叙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說此等文字于世道不為無補非苟作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竇融責讓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脩。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

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
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
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
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
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
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
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
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
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

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陳古迂曰。光武得以收復隴蜀。皆由先得河西。援絕則勢孤矣。夫隗囂竇融皆附光武者也。竇融本心向漢。而隗囂終叛。蓋融知天命之所屬。而囂不知者也。竇氏數世榮貴。而囂僂身宜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浮讓彭寵書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

樵君卿曰連
下五句一樣
向法

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
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
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鷂之逆謀。捐
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
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
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
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
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

董溥陽曰未
向人當書諸

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
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
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
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
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
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
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

讐者所快

李九我曰躬寵被微與所親史計議史皆勸寵不應微故假
叔故之事以識其無賢輔不知是一句色盡朝廷厚恩與嬌
婦諛邪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實而切疏體
宜如是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

馮君卿曰讀
此令人戚然

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
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
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
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
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
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
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
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

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

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

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封禪書語
峻詞古筆更
瑋然

班固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郗
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
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
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
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
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
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

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

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曷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化神。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

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
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
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闔而恒文垂。彝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
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詰。備哉燦
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
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
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
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漢高不事詩
書安得云孔
子之弘陳此
固特曰顧前
言也

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
撫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
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舖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願
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
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
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
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
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

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
鳥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常審言行
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
基泝測其源廼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
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
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
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
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

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
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
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
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
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
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
惠。浹燔瘞縣沈。肅祗羣臣之化。備是以來儀集羽
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圍。擾緇文皓質於郊。

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
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
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溢洋乎要
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柜。黃蓂之事耳。君臣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我我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
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
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
充厥道。啟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
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

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蒞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

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
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劉氏曰楊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鑄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
文影寫長卿詭言避辭故燕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辭貫圖通自
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
致蒙會文斐然餘巧故稍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
追觀易為明循勢易為力歟

句句珠璣字
字金玉

班固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暎。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譬虎龍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板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

董濟陽曰華
實數句便見
大旨

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
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緬以年
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
濤波。搗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
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
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
華。闇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
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
騫。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

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搨朽摩鈍。鈎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蕪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垂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

唐伯虎曰叙
大漢之盛處
儘亦模寫句
法尤奇艷可
愛

榮華夕爲鷓鴣。福不盈背。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
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
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遭。其
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
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
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
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

猶草木之植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瞿所聞而疑所覲。欲從墜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何氏曰邊
依息等字亦
奇崛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

董潯陽曰兩
喻最古地步
詞亦壯偉讀
之洒洒動人

歸震川曰收
上兩喻而以
君子之貞配
之甚有關鍵

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
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
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
龍潛於潢汙。魚龜媾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
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
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
君子之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
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

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
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
娛於斯文。

林次崖曰規模全做解朝中間多是醜和崇正意正所謂折
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謂也末後一結不能忘情于利達却
露出本相此處便輸子雲一着然文字自佳

崔駰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頤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

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鎔錙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闡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趨大沛。胡爲嚙嚙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

乖高辛攸降。厥趨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
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
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
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
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
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
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
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
含感而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

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
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
有事。則蹇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當其無以。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脩。則非
忠也。是以儉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
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
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
差同量。坯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
和樂。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藝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不厭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

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隋
和之寶也。暴志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
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
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
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
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
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
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
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疆。

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解嘲賓戲
一類詞少變
而筆自闊富

張衡應問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

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

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倖很。不柔。以意
誰斲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
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
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
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
者面而不思。陪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
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
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鋪。猶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
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裋

褐而襲黼黻。或委甫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腫脹。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襍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

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溷泥而
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
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
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
燭武縣縶。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析。從
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
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
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

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泐而鼃鬣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井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

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懼，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泮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

棲。吾感蠹。鼯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
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
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碁局
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
又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旣頽。惜八索之不理。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
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成於知己。

愷烈可誦

林次崖曰美詞沃論快心爽口深謀遠慮裨益皇猷令人愈讀而不厭

劉陶陳時事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

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

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闔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

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
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
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
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陳古迂曰其疏首言天地人物之故則陶所見未易與俗人言也

蔡邕諫伐鮮卑議

書戒猗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方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
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
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
朝爲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
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
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
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

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
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
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

陳古迂曰。鮮卑擅石槐之生。亦足以誑俗而跋扈者矣。夏育小
勝。不足以正請擊之。秦朝遂不許當也。至因宴之。爲中郎將。由
是王甫蔡邕諫伐之論。雖借太公之口發之。其能禁乎。育晏臧
旻。檻車下獄。不足恤也。甫如國何。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學富才高
不能得此

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秦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

天庭叙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
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
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
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
榮祿而蒙賜。蓋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
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
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
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
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

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爾。昔自太極。君
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
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以降。天網縱。人
絃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
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
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
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
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

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
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
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
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駮乘。逝而遺
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
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豨賓統則
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
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
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組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

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
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
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緼。漸鴻盈階。振鷺
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圭璧不爲之盈。
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宅。武功定
而干戈戢。獫狁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
當其有事也。則簔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
其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
臣門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

爵位自從。攝瀕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
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故百
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
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
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
狂搖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瞻仰此
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
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
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孔周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

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
俟命。不斲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
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
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軸。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
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佞
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
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
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

愧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
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
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
兮。耿翩翩而獨征。

余同麓曰此
篇抑揚及覆
曲盡人情足
為臣子箴規
充足為貴臣
冰鑑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

上。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
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
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
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致驕。疾愛
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
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
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
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
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

季九我曰讀
之凜凜可畏

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
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
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
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真西山曰其論有補當世

陳仲醇曰指切時要言辯而確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怵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悲夫。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
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
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
廼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
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
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
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
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
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周穆有闕。甫戾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竒
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
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
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
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
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患。况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

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
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
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
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
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
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

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

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廼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廼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廼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

掉尾

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仲氏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樓迂齋曰一篇首尾相貫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紊宜與後表兼看

諸葛亮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
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
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
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
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
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

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

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險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林次崖曰孔明三代以上人物其謀論深遠治體忠誠出自肺腑而辭氣溫厚和平一唱可以三嘆與尋常所作自別

忠悃之辭萬
古不磨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閔午塘曰中
間未解凡六
段情詞悲咽
一字一淚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碁年矣。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闔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茅鹿門曰一篇意思全在此處收結忠肝義膽照耀

簡編

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安子順曰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